

章氏兄妹 著

章氏集

1878 — 1972

怀念敬爱的母亲秦萱

逝世二十周年纪念

白髮萱堂上
孩兒更共懷

小兒女憶述



谨以此书来报答母亲
的养育之恩

儿 剑慧 午云 绎唐
女 映芬 央芬 周芬

1992.1



1936 年 8 月摄于无锡



敬爱的母亲



1930 年母亲和
外祖母同游電
头渚摄于宝带桥

1931 年母亲和外祖母、
小姨母、剑慧、绎唐、
宗江、汉芳等摄于汉口
硃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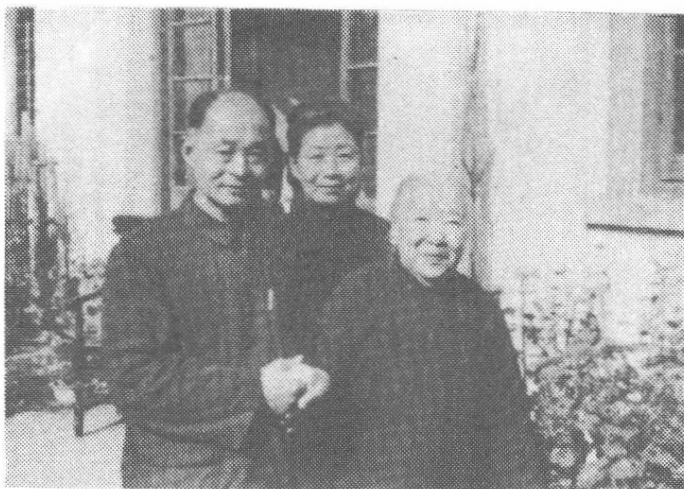
1940 年母亲和外祖母
大姨母及寿女满女摄
于上海大姨母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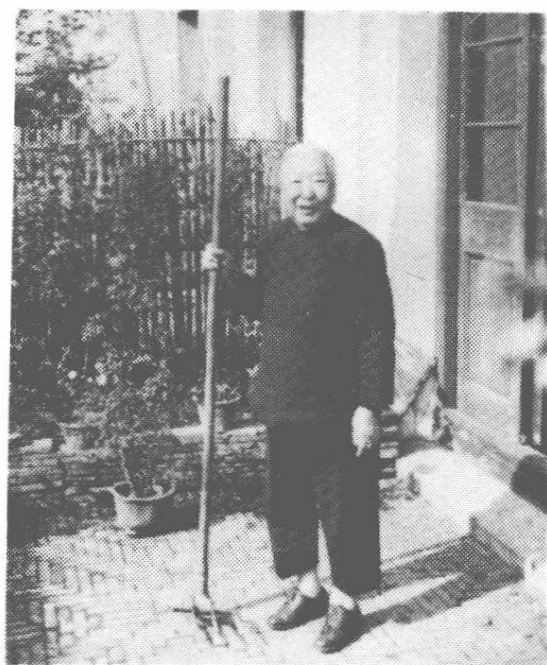
1948 年春母亲为
祖母庆百岁摄于
无锡石子街老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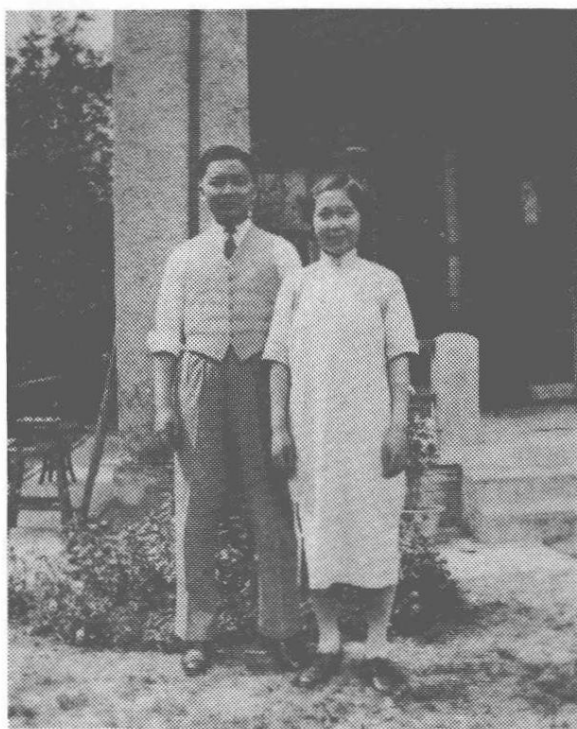
1933 年母亲和宗儿、满女
在无锡惠山父亲墓前



1960 年母亲和世桢、彬媳
在无锡老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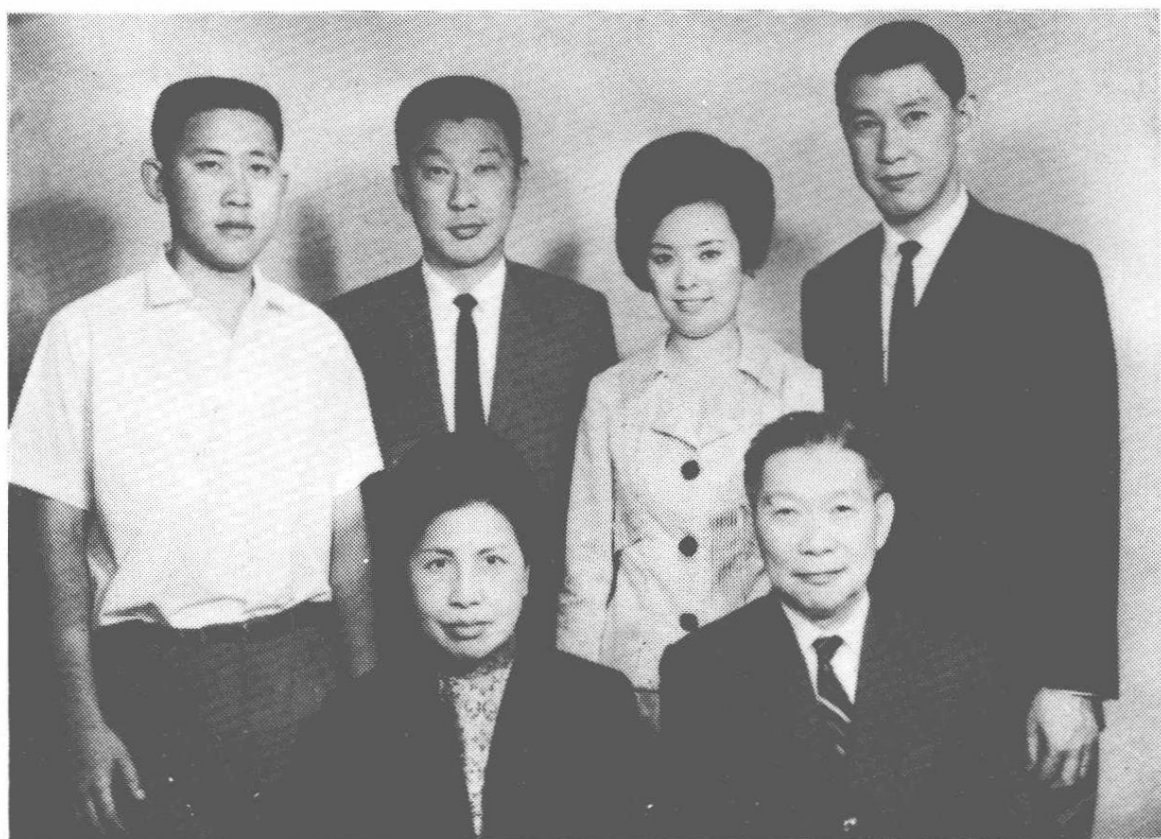
1961 年母亲在无锡老家



1933 年宗儿和寿女
摄于上海



1952 年母亲和接儿
摄于汉口



1968 年传儿夫妇及大宝、二宝夫妇、六宝
摄于香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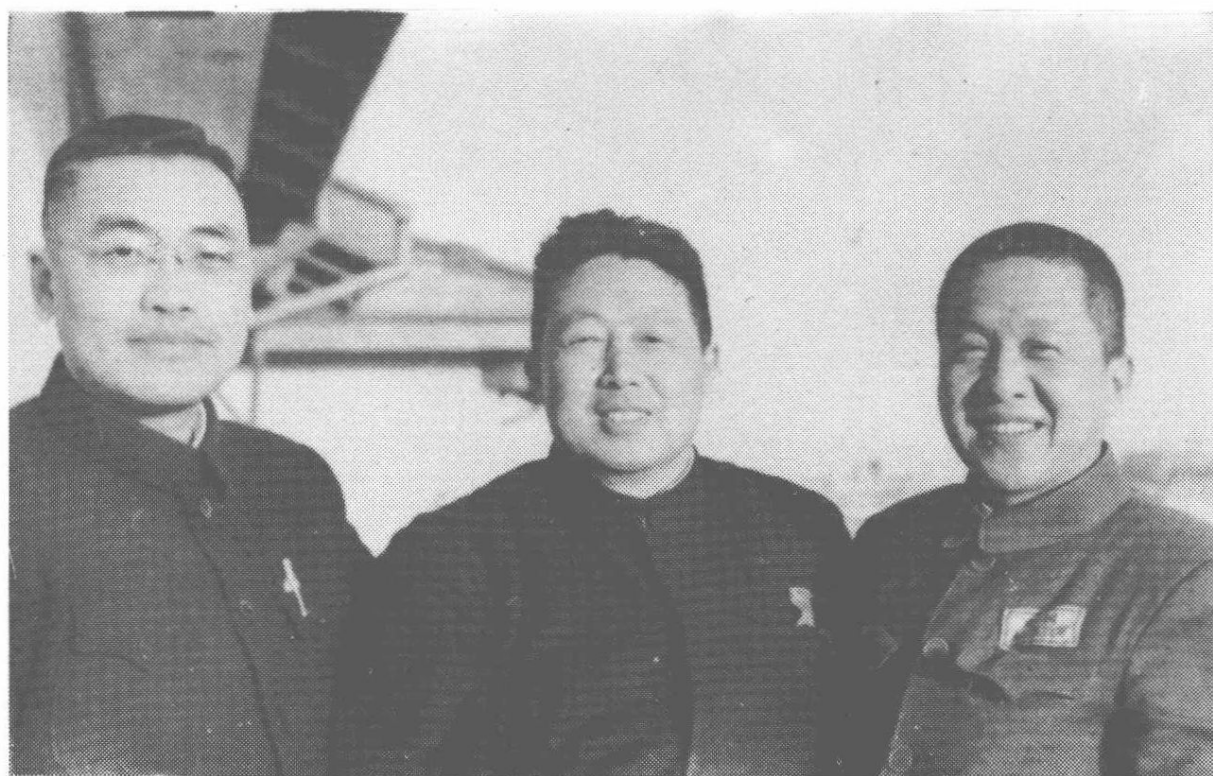
1951 年母亲和映女



1940 年母亲和寿女



1931 年母亲和满女



三女婿徐炳华、大女婿王秉忱、二女婿吴之理
1955 年摄于北京



1955 年安葬父亲灵柩于惠山
六兄妹与大、二嫂及二宝摄于无锡



1958 年母亲八十寿辰摄于上海寓所

1985 年全家摄于无锡钱桥母亲墓碑前



前 言

我们的母亲秦萱字少荪，江苏无锡人，生于公历1878年3月3日，卒于1972年1月5日，享年94岁。

母亲逝世已有20年。20年来，我们兄妹无时无刻不想念着母亲，好象她还活在我们身边。她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以及她的许多优美品德，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因此，我们兄妹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就是：要把母亲伟大的一生以及许多美德写下来，告诸我们的后代以及至亲好友永留纪念。让我们在晚年谨以此作为对母亲的最后报答！

儿 剑慧 午云 绎唐
女 映芬 央芬 周芬
一九九二年一月

目 录

一、纪念母亲	剑 慧(1)
二、母亲与宗儿	午 云(17)
三、我的母亲	绎 唐(30)
四、永远和母亲在一起	映 芬(43)
五、纪念敬爱的母亲	央 芬(57)
六、亲爱的母亲	周 芬(74)
七、回忆二伯母	世 楨(89)
八、无限悲伤无限恨悼念诗词挽联	(92)
九、秦萱懿行年史	(101)



91549327

一、纪念母亲

长子 剑 慧

(1) 无锡老家

章家的上代，是从福建移居到无锡的。我五、六岁时，记得住在无锡城内“进士坊巷”的老宅内。前造小厅旁，有一小祠堂，内设神主，只有四代，再上代已不可考。高祖游幕为生，到曾祖父一代，算是无锡的所谓“书香门第”了。父亲还中了一个最后一代的秀才。父亲在青年的时候，秉性聪颖，少有神童之称。外祖因赏识他，而以母亲许配为联姻。外祖是无锡有名的秦氏世家，远祖可追溯到宋代的秦少游。无锡惠山并有一“淮海祠堂”为秦家的宗祠。

父亲智慧过人，学识渊博，科举废除后，改行从商，在上海做过银行经理、轮船公司老板，一度接母亲与我及弟弟妹妹在上海住过。后轮船公司因不景气和经营不善倒闭，才回到无锡。此时方由“进士坊”的老宅迁到“小河上”居住。以后父亲一个人在上海谋生，为人做些笔墨工作，收入极微，家中经济十分困难，生活费用时断时续，犹忆家中在极困难时，常以吃粥充饥度日；但母亲对我们子女教导有方，循循善诱，千方百计不让我们废学辍读，对清贫生活，甘之如饴。

当时母亲和我们兄妹六人，住在“小河上”一幢旧宅内的一间约廿尺长十五尺阔的房间内，用书箱和衣橱隔成两间，一间作为卧室和饭间，一间作为我们读书的地方，窗子是用纸糊的，一到冬天，北风吹得窗纸淅淅作声，与室内朗朗书声相呼应。

记得室外庭中的一株紫藤树，每年串串紫花盛开，缤纷满地，现在回忆童年的安贫乐道，骨肉欢聚之乐，为之留恋感伤不已，而今已不可复得了！

诗以记实云：

窗外北风萧萧鸣，曾忆破屋读书声。

白云亲舍今何在，愿将此情寄来生！

同时，我长妹映芬，因外祖母一人独居，从小即前往外祖母处陪侍，进中学后才离去。外祖母亦有古文根底，为人德才俱备，我们外孙及亲友们莫不钦佩。外祖母生二子三女。两子俱早亡，仅有三女，我母为次，长女之子即李国伟，幼女今尚健在，亦已年过百岁了。

我母亲一生最爱读书，可恨封建时代女子无读书权利。母亲除陪她弟弟读了一年私塾外，未再得上学的机会。然而母亲聪颖过人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一直自学不辍，对旧文学颇有造诣，能背诵许多古书，如四书、唐诗等篇章。八九十岁时还在无锡故居遍读了古典小说如水浒、红楼梦、西游记、三国演义等。

母亲虽生活极度困苦，但千方百计给我们兄妹以读书的机会，母亲一贯坚持男女平等，不论儿子或女儿，

一律不让废学。因此我们六个子女，除我（大儿）一人因少年时身体多病，读到中学毕业为止外，其余五人都是大学毕业。

母亲常说：“读书所以明理，明理乃做人之本，我生活再苦，也要让子女读书。”我们一家人，现在都能有文化，立足于社会，成为有益于人民之人，实拜受吾母之所赐也。

（2）觅我童心

某文学家曾说：“好的艺术（包括一切文学在内）常常能给人以一种强烈而诗意的感受。”什么叫做“诗意的感受”呢？这更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一种心灵上的享受！

记得龚定庵的一首诗：

不是怀人不是禅，梦回清泪一潸然。

瓶花妥贴炉香定，觅我童心廿六年。

当年我很喜欢朗诵低吟这首诗，但没有体会到诗人心灵上的感受，乃至由青年转入中年，这时对日抗战，已过了八个年头，对此渐有所感了。

战事初起时，我跟了政府迁厂到大后方，在艰辛苦斗中建设了十几个厂，为后方军民在衣食方面尽些力量，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一些贡献，但前途漫漫，苦闷仍在心头。

记得那一天好似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七点钟的